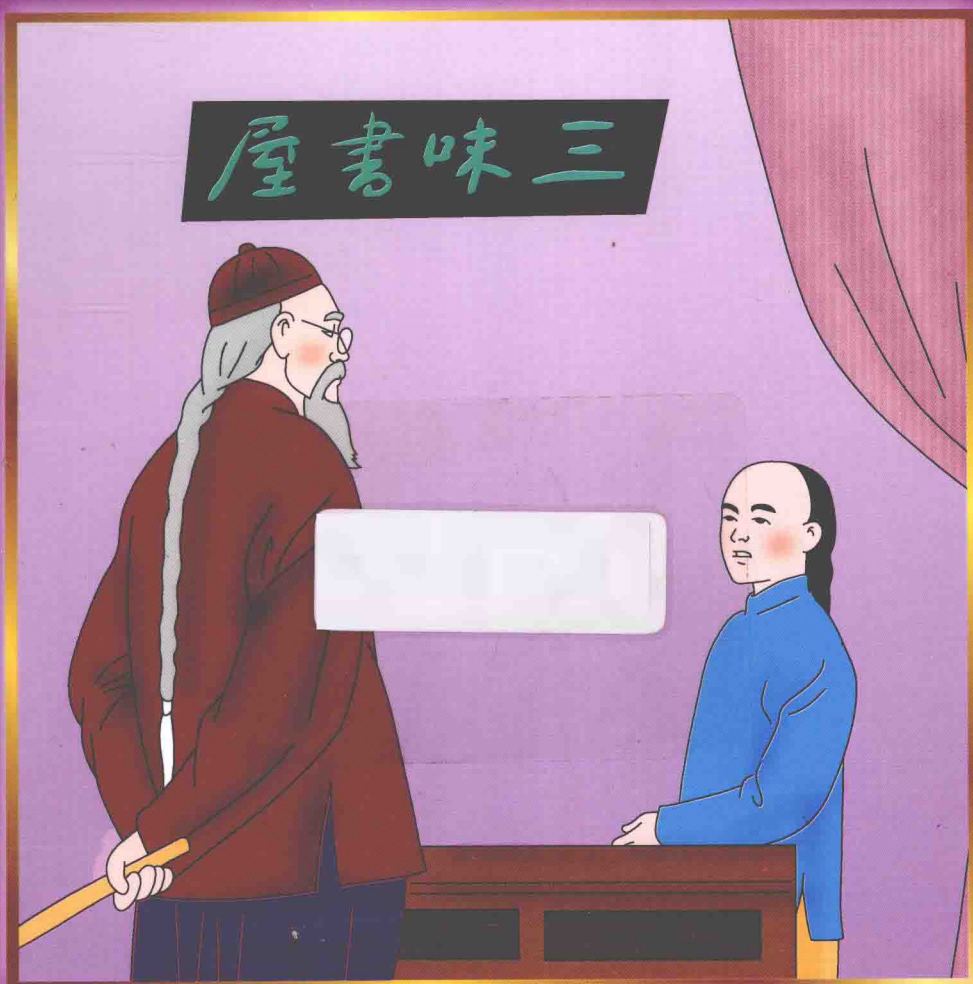


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（2011年版）课外必读书
世界少年儿童文学名著

朝花夕拾·野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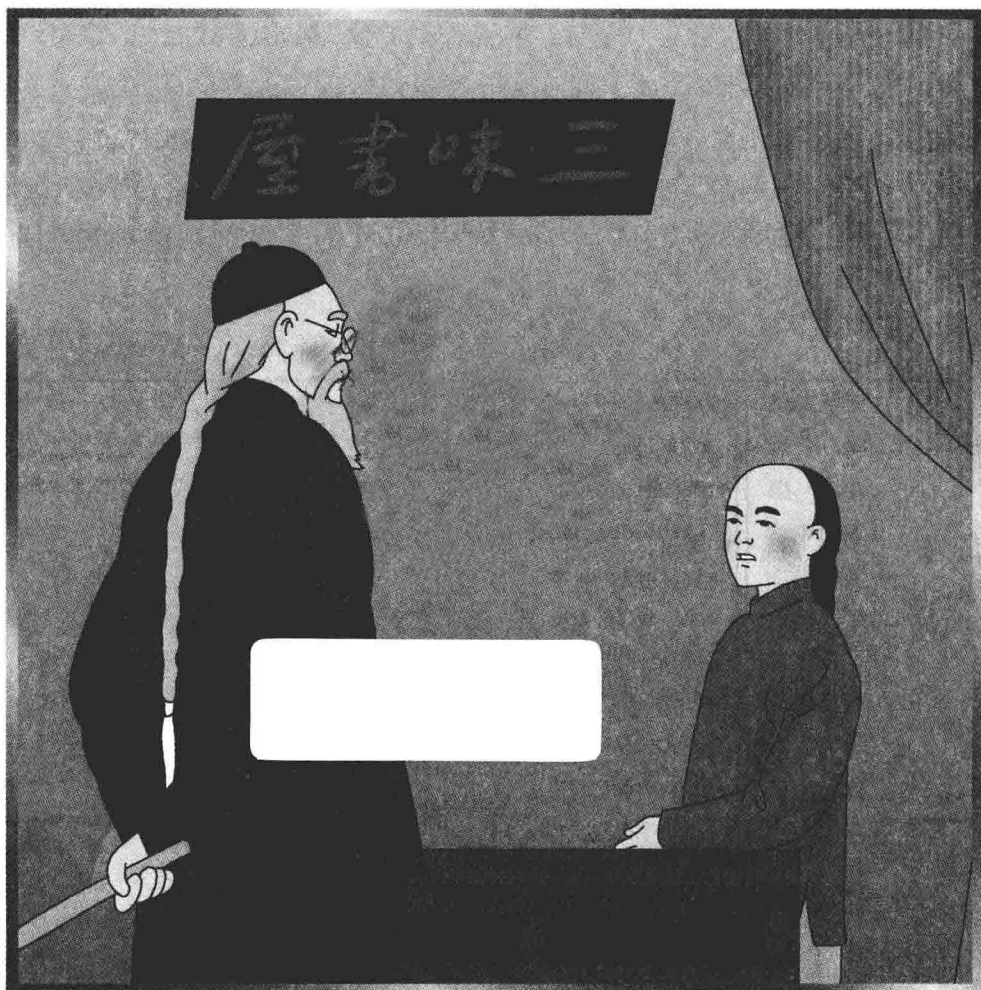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著



旅游教育出版社

朝花夕拾·野草

鲁迅著



责任编辑：潘丽杰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朝花夕拾·野草/鲁迅著. —北京：旅游教育出版社，2012. 6

ISBN 978-7-5637-2333-1

I. ①朝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鲁迅散文—选集 ②鲁迅诗歌—选集

IV. ①I21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3921号

朝花夕拾·野草

鲁迅 著

出版单位	旅游教育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
邮 编	100024
发行电话	(010) 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 (传真)
本社网址	www. tepcb. com
E - mail	tepfx@163. com
印刷单位	北京甜水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0.5
字 数	132千字
版 次	2012年6月第1版
印 次	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1.00元

(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)

导 读

作者简介

鲁迅（1881～1936），中国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原名周树人，字豫才，浙江绍兴人。鲁迅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。青年时代受进化论、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。

1902年鲁迅去日本留学，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，后从事文艺工作，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。

1909年鲁迅回国，先后在杭州、绍兴任教。辛亥革命后，他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、佥事等职，兼在北京大学、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。

1918年5月，他首次用“鲁迅”的笔名，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。后参加《新青年》杂志工作，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主将。

1918年至1926年间，鲁迅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等专集。其中，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《阿Q正传》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作于1926年，共10篇，前5篇写于北京，后5篇写于厦门。



最初以《旧事重提》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《莽原》半月刊。1927年，鲁迅在广州将本书重新编订，写《小引》、《后记》，并改名为《朝花夕拾》，本书是了解与研究鲁迅早期生活、思想和当时社会风貌的重要艺术文献。

10篇中《狗·猫·鼠》、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、《二十四孝图》、《五猖会》、《无常》、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、《父亲的病》7篇，为回忆童年生活，让读者看到鲁迅先生故乡的民俗风情，也见到当时人情世道。

《琐记》、《藤野先生》、《范爱农》乃人生怀念文字。藤野是一位正直、热诚的日本学者，范爱农是一个在黑暗中，抑郁、愤懑的爱国青年，《琐记》记的则是，作者自己为寻“另一类的人们”经历的艰难和期望。

写作背景

创作《朝花夕拾》时鲁迅已是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。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后，鲁迅写了《纪念刘和珍君》等文章，愤怒声讨反动政府的无耻行径，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，不得不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
尽管生活艰苦，他还是写了不少散文诗和《二十四孝图》、《五猖会》、《无常》3篇散文，它们后来与鲁迅在惨案发生之前，在北京寓所的东壁下创作的《狗·猫·鼠》、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一起收入了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。

1926年9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请，南下教书，但他在厦门大学只待了4个多月，因为他发现厦门大学的空气和北京一样，也是污浊的。鲁迅在这里见识了种种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，对此，他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。

在繁忙的教学之余，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楼上创作了很多

作品，其中包括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、《父亲的病》、《琐记》、《藤野先生》和《范爱农》5篇散文。这5篇散文与在北京创作的另一五篇散文就构成了《朝花夕拾》的全部。

思想内涵

本书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，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，描写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师友诚挚的怀念，真实的书写了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所经历的种种生活——从农村到城镇，从家庭到社会，从中国到日本，每一篇都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角。

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，追忆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。作品在夹叙夹议中，表现出对反动、守旧势力的打击和嘲讽。

阅读要点

1. 艺术的气息

作者把记叙、描写、抒情和议论有机地融合为一体，使作品充满诗情画意。如描写百草园的景致，绘声绘色，令人神往。

2. 独特的写作手法

在对往事深情地回忆时，作者无法忘却现实，时不时插入一些对现实的议论，显示了作者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。

3. 深刻的感悟

摄取生活中的小细节，以小见大，写人则写出人物的神韵，写事则写出事件的本质。如在《无常》里，从无常也有老婆和孩子的

事实中，作者既写出了无常富于人情味的特点，又巧妙地讽刺了生活中那些虚伪的知识分子。

人物介绍

长妈妈

她虽有愚昧迷信的一面，但她身上保存着朴实善良的爱，令作者永生难忘。从长妈妈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感情：他既揭示他们身上愚昧麻木的一面，也歌颂他们身上美好善良的一面。

藤野先生

他是一位日本医学教授，他待人平等，关心弱国子民的学业，他朴素而伟大的人格令人肃然起敬。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平凡，没有民族歧视。

范爱农

他是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，但是无法在黑暗的社会立足。他无法与狂人一样，最终与这个社会妥协，也无法像N先生一样忘却，所以他的内心痛苦、悲凉，我们和鲁迅先生一样，疑心他是自杀的。

父亲

父亲曾让童年鲁迅困惑过，因为在他兴高采烈地要去看五猖会时，父亲勒令他背书。但是，鲁迅从来没有指责过自己的父亲，他忏悔的是自己没有让父亲安静地死去，这让他的心灵永远不安，永远痛苦。

目 录

朝花夕拾

小 引	002
狗·猫·鼠	004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	012
《二十四孝图》	017
五猖会	023
无 常	027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034
父亲的病	039
琐 记	044
藤野先生	051
范爱农	056
后 记	063

野 草

野草题辞	078
秋 夜	079
影的告别	081
求乞者	082
我的失恋	084
复 仇	086
复仇（其二）	087

希 望·····	089
雪·····	091
风 箏·····	092
好的故事·····	095
过 客·····	097
死 火·····	102
失掉的好地狱·····	104
狗的驳诘·····	106
墓碣文·····	107
颓败线的颤动·····	108
这样的战士·····	110
立 论·····	112
死 后·····	113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·····	116
腊 叶·····	118
淡淡的血痕中·····	120
一 觉·····	121
怎么写·····	124
在钟楼上·····	130
辞顾颉刚教授令“候审”·····	138
夏三虫·····	140
夜 颂·····	141
推·····	143
二丑艺术·····	144
晨凉漫记·····	146
秋夜纪游·····	147
新秋杂识·····	149
喝 茶·····	153
过 年·····	155
朋 友·····	156
清明时节·····	157
知了世界·····	159

朝花夕拾

鲁迅/著



小 引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吧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

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，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一觉》。

现在是，连这
“一觉”



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编定了，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《莽原》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，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！
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，唯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反顾。

这10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，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5月25日北京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。）

狗 · 猫 · 鼠

从去年起，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。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猫》；这是自画招供，当然无话可说，——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，我可很有点担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，写了下来，印了出去，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，碰着痛处的时候多。

万一不谨，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，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之流，可就危险已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大角色是“不好惹”的。

怎地“不好惹”呢？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，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，广告道：“看哪！狗不是仇猫的么？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，而他还说要打‘落水狗’！”这“逻辑”的奥义，即在我的话，来证明我倒是狗，于是而凡有言说，全都根本推翻，即使我说二二得四，三三见九，也没有一字不错。这些既然都错，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，三三见千等等，自然就不错了。

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“动机”。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，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。据我想，这在动物心理学家，是用不着费么力气的，可惜我没有这学问。

后来，在覃哈特博士的《自然史底国民童话》里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。据说，是这么一回事：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，开了一个会议，鸟、鱼、兽都齐集了，单是缺了象。大会议定，派伙计去迎接它，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。

“我怎么找到那象呢？我没有见过它，也和它不认识。”它问。

“那容易，”大众说，“它是驼背的。”

狗去了，遇见一只猫，立刻弓起脊梁来，它便招待，同行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：“象在这里！”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。从此以后，狗和猫便成了仇家。

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，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，便是书籍的装潢，玩具的工致，也无不令人心爱。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；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。

猫弓起脊梁，并不是希图冒充，故意摆架子的，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有眼力。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。我的仇猫，是和这大大两样的。

其实人禽之辨，本不必这样严。在动物界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，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。它们适性任情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说一句分辩话。

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，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，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，不妨说是凶残的罢，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“公理”、“正义”的旗子，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，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。

人呢，能直立了，自然是一大进步，能说话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，能写字作文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。然而也就堕落，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。

说空话尚无不可，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，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，实在免不得“颜厚有忸怩”。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，高高在上，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，也许倒以为多事，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，看见猴子翻筋斗，母象请安，虽然往往破颜一笑，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，甚至于感到悲哀，以为这些多

余的聪明，倒不如没有的好罢！

然而，既经为人，便也只好“党同伐异”，学着人们的说话，随俗来谈一谈，辩一辩了。

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，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明正大的。

一，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，凡捕食雀鼠，总不肯一口咬死，定要尽情玩弄，放走，又捉住，捉住，又放走，直待自己玩厌了，这才吃下去，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，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。

二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？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，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，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。然而，这些口实，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，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。

要说得可靠一点，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，手续竟有这繁重，闹得别人心烦，尤其是夜间要看书，睡觉的时候。当这些时候，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。

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，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，我曾见大勃吕该尔的一张铜版画上，也画着这回事，可见这样的举动，是中外古今一致的。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提倡了精神分析说，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“心解”的，虽然简古，可是实在难解得很。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，检来应用的了，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。

打狗的事我不管，至于我的打猫，却只因为它们嚷嚷，此外并无恶意，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，当现下“动辄获咎”之秋，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。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，也很有些手续，新的是写情书，少则一束，多则一捆；旧的是怎么“问名”、“纳采”，磕头作揖。

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，拜来拜去，就十足拜了三天，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《婚礼节文》、《序论》里大发议论道：“平心论之，既名为礼，当必繁重。专图简易，何用礼为？……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，可以兴矣！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！”

然而我毫不生气，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；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，理由实在简简单单，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。人们的各种礼式，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，我就满不管，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，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，奉陪作揖，那是为自卫起见，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。

还有，平素不大交往的人，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，上面印着“为舍妹出阁”、“小儿完姻”、“敬请观礼”或“阖第光临”这些含有“阴险的暗示”的句子，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，我也不十分高兴。

但是，这都是近时的话。再一回忆，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，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。至今还分明记得，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：只因为它吃老鼠，——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。

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，不知道可确；但Edgar Allan Poe的小说里的黑猫，却实在有点骇人。日本的猫善于成精，传说中的“猫婆”，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。

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“猫鬼”，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，似乎古法已经失传，老实起来了。只是我在童年，总觉得它有点妖气，没有什么好感。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，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，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，给我猜谜，讲故事。忽然，桂树上“沙沙”地有趾爪的爬搔声，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，使我吃惊，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，另讲猫的故事了——

“你知道吗？猫是老虎的先生。”

她说。“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！猫是老虎的师父。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，就投到猫的门下来。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，捉的方法，吃的方法，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样。这些教完了，老虎想，本领都学到了，谁也比不过它了，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，要是杀掉猫，自己便是最强的角色了。它打定主意，就上前去扑猫。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，一跳，便上了树，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。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。”

这是侥幸的，我想，幸而老虎很性急，否则从桂树上就会爬下一只老虎来。然而究竟很怕人，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。夜色更加黯然，桂叶“瑟瑟”作响，微风也吹动了，想来草席定已微凉，躺着也不至于烦得翻来复去了。

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，是老鼠跳梁的世界，飘忽

